

# On the Narrating Techniques and Their Artistic Effect in *Beloved*

## De la technique narrative et son effet artistique dans *Favori*

### 論《寵兒》中的敘述技巧及其藝術效果

Long Xiumei

龍秀美

Received 2 June 2005; accepted 14 August 2005

**Abstr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arrating technique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the double structure and the multiple internal focalizations employed in the novel attribute to the novel's aesthetic effect and the recreation of the theme on the readers' side.

**Key words:** *Beloved*, Double Structure, Multiple Internal Focalization, Aesthetic Effect

**Résumé** Cet article va analyser, sous l'angle de la technique narrative, les effets artistiques de la double structure et du procédé narratif de multi-endofocalisation et leur rôle de guider le lecteur dans la recreation du thème dans la roman *Favori* de l'écrivaine noire américaine Toni Morrison.

**Mots clés:** *Favori*, la double structure, la multi-endofocalisation, les effets artistiques

**摘要** 本文擬從敘述技巧的角度出發去分析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長篇小說《寵兒》文本中表層和深層雙重結構以及多重式內聚焦的敘述手法的藝術效果，尤其是對引導讀者對作品主題進行再創造的作用。

**關鍵詞:** 《寵兒》；雙重結構；多重式內聚焦；藝術效果

## 1. 引言

1993年,由於“以其富於洞察力和詩情畫意的小說把美國現實的一個極其重要方面寫活了”,莫里森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寵兒》是莫里森的第四部小說,發表於1987年7月,主要敘述了黑人婦女塞絲(Seethe)的故事。性格剛烈的塞絲曾是南方種植園“甜蜜之家”(Sweet Home)的女奴,因不甘忍受奴隸主殘酷的身心奴役,1855年塞絲隻身從肯塔基州的“甜蜜之家”種植園逃亡至辛辛那提城郊的藍石路124號,投奔已獲自由的婆婆寶貝·薩格斯(Baby Suggs)。在抵抗奴隸主的追捕中,塞絲親手殺死了不到兩歲的女兒以避免孩子落入奴隸主手裏再受欺凌。此後,塞絲一直生活在過去的陰影中。18年後,女兒寵兒陰魂再現,為了獲得失去的童年和母愛而不斷地糾纏著她。最後,在他人的感化和幫助下寵兒消失了,塞絲也走出了過去的陰影。

作為旨在揭示奴隸制精神貽害的小說,《寵兒》著重表現過去事件對現實世界、尤其是已獲自由之身的黑人心理的嚴重毒害。但是作者把小說的主要篇幅用來敘述124號現在的事情,124號的變化也是小說清晰可尋的外部線條或結構。小說總共三章,每一章都以124號房子的變化開始:

“124號充滿了怨氣”(Morrison,2000:3);“124號非常喧鬧”(Morrison,2000:167);“124號很安靜”(Morrison,2000:239)。然而,故事的真正蘊意卻是通過散落於小說各個角落的回憶性插敘來實現的。正是這些由不同人物在不同的場合對相同或不同的事件的回憶向讀者揭示了傷害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它們構成了小說的內部結構。莫里森在敘述過去的事件時完全打破了邏輯的時空順序,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讀者理解的難度,但同時也留下了足夠的空間讓讀者自己去揣摩,因此反而有效地引導讀者主動地縫合散落於小說之中的回憶碎片,使他們擺脫了被動接受完整的故事的閱讀模式,讓他們最大限度地豐富和深化小說

的蘊意。小說的雙重結構和多聲部敘事策略體現了莫里森在小說敘事技巧上的絕妙之處。

## 2. 小說的雙重結構

小說《寵兒》的主題主要是通過講述18年前的殺嬰事件及其對現在的貽害來體現的，小說的發展是在現在和過去時間的不斷交錯、疊加中進行的。小說現在時情節的發展由人物現實的、外部的行為與時間構成，只有結構性功能，構成了小說的表層結構；而過去情節的發展由人物無序的意識流構成，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具有塑造人物性格、深化主題的美學價值，是小說的深層結構。這條隱藏在小說內部的暗流在朦朧晦澀、雜亂無章的表像下卻蘊藏著耐人尋味的意義。美學家米蓋爾·杜夫海納曾說過：“創造的形式結構，不管有多麼完善，都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杜夫海納，1985：185）《寵兒》正是通過這種開放性的雙重結構構成了其對讀者的召喚，引領讀者深入小說內部去挖掘故事最深刻的內涵。

故事發生的主要空間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兩點一線”。“兩點”分別指辛辛那提籃石路124號那座經常鬧鬼的屋子和肯塔基州的奴隸種植園並不甜蜜的“甜蜜之家”。“一線”是指從“甜蜜之家”到辛辛那提那條充滿艱辛和坎坷的逃亡之路。“甜蜜之家”的“甜蜜”是逃亡的直接原因，124號的充滿怨氣的鬼魂是逃亡行為的直接後果。在這“兩點一線”的鏈條中，作者所要闡述的主要情節是塞絲殺死自己的女兒這樣一件有悖常理的事件。然而莫里森卻用了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寫124號現在發生的事情，而把事件的原因以回憶性的碎片這樣一種隱秘的方式呈現出來。小說的主要人物寵兒（Beloved）的突然出現、大鬧、最後悄然離去構成了小說外部清晰的表層結構。小說深層結構的中心事件是塞絲殺嬰這一主要事件，它隨著“甜蜜家園”的最後一位奴隸保羅·D（Paul D）的到來而展開。事實上小說開篇第二句就已經對殺嬰事件有所提示：“充滿了一個孩子的怨恨”

（Morrison,2000:3）。接下來作者更進一步講述塞絲通過向石匠工人出賣肉體十分鐘來換取他在墓碑上刻上“寵兒”兩個字的事件，並迂回告訴讀者寵兒是被人砍死的。作者開篇就已經把殺嬰事件呈現出來，但是她卻沒有順應讀者的期待很快

地滿足他們尋求答案的心理，相反，殺嬰事件的真相是通過塞絲、保羅·D、丹芙（Denver）和“郵資已付”（Stamp Paid）的意識流和回憶慢慢呈現出來的。這些非線性的情節讓現在和過去相互交錯，幻覺和夢境般的回憶不斷重複、反復跳躍，各種聲音為塞絲殺死自己的親生女兒這一中心情節積累了大量互為補充的資訊，從而為讀者探求塞絲殺嬰的原因鋪設了一條迂回曲折的路，給讀者提供一條動態的、不斷感知的線索。讀者的閱讀過程因而變成一個理解者和理解物件之間相互作用、影響、融合的過程。因為每一種新的情節因素都通過前面忽明忽暗的因素的重複、抵觸、照應或發展生成了一種新的視域，所以作品的意義就在讀者與文本不斷生成的運動過程中產生了。

## 3. 多重式內聚焦敘事策略的使用

莫里森要表達的是一個蘊涵了三百年奴隸制背景的深刻主題，敘述一個有著這麼宏大背景的故事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真實性的問題。在莫里森以前，眾多表現奴隸制毒害的作品大多在作品裏進行直接而尖銳的批判，把作家自己的觀點強加給讀者。如果說親歷了當時的歷史事件或對當時的歷史背景比較瞭解的讀者尚可接受作家的觀點的話，那麼遠離了奴隸制背景的現代讀者恐怕很難輕易接受作家的直接批判。正如布斯（Booth）所說：“當我們讀到某種偏執、罪惡和殘忍的表現時，很少需要議論來證實我們的判斷。這不僅僅是我們不需指導，如果誰硬把自己塞給我們，我們肯定要拒絕接受”（布斯，1987：339）。在《寵兒》中莫里森從未試圖把她的憤怒流諸筆端，而是讓不同的人對同一事件進行描敘，讓讀者對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斷。這種敘事技巧被熱奈特在《敘述話語》中稱為“多重式內聚焦”。它是指採用幾個不同人物的眼光來反復描述某一事件，或在敘述中輪流採用幾個人物的視角來表現事件的不同發展階段（轉引自申丹，2001：195-198）。

《寵兒》中莫里森正是採用了多重式內聚焦的敘事手法對同一事件從不同的視角進行描述，增強了故事的客觀性、立體感和藝術感染力。

作為小說核心情節的殺嬰事件，莫里森是通過幾個不同的角度一點點地展現出來的。多視角方式使得主人公在沉默的時候，敘述得以繼續，情

節線索多頭並進。由於視角的不同，塞絲、“郵資已付”和白人所觀察和感受到的殺嬰情景也各不相同，因此同一故事在每個人的敘述中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實際上，塞絲從未講過殺嬰事件的核心部分，她殺嬰的情景有時只是在腦海中一閃而過。而且，即使在這一閃而過中，也沒有其他人視角內的一些細節”（陳法春，2000：82）。塞絲的回憶中沒有鋸子，沒有鋸斷嬰兒的喉嚨，只有目的和動機：她只想“收好她所創造的生命的每一滴鮮血、每一片肌肉，轉移到沒有人能夠傷害他們的，另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莫里森，1990：163）。而在白人（老師、侄子、法官和追捕手）的視角裏，塞絲發瘋了：“一個黑女人正一手把一個血淋淋的嬰兒抱在胸前，另一手抓著一個幼兒的兩個腳跟。她沒有看他們，粗手粗腳地將那嬰兒懸吊在木板牆上。沒掛上，便又掛了一次……”（莫里森，1990：149）如果說白人的視角存在歧視性的歪曲的話，那麼“郵資已付”這個專為黑人擺渡並且熱心幫助過塞絲的黑人的敘述應該是客觀公正的。在“郵資已付”的眼中，塞絲是一位驚慌失措的母親：她“飛翔起來，像展翅的老鷹一樣提起自己的孩子。她臉上長出了長喙，雙手變成了勁爪，調動全身，將兒女全部帶在身上：肩上一個，腋下一個，手上一個，另一個則一路哭著被帶進了遍灑陽光和木屑的木棚裏”（莫里森，1990：157）。他把塞絲比作展翅的老鷹是為了顯示當時嚴峻的情形：塞絲看到了危險，然後本能地做出反應。在閱讀的過程中，作者很容易就感染了故事中人物的緊張心情，仿佛自己和他一起目睹著悲慘事件的發生。布斯認為“我們通過自己的雙眼看到危險就感到害怕，一部電影恐怕比任何其他媒介更易於獲得這種緊張感，但是現代小說中的一些表現方法，同樣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布斯，1987：308）。在《寵兒》中，莫里森正是讓讀者通過人物的視角來觀察一切，迫使讀者也通過人物的心來感受在這種環境下的極端無助。

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對塞絲背上那棵“樹”的來龍去脈的陳述。那棵“樹”是遭白人奴隸主毒打而留下的疤痕，塞絲第一次對保羅·D 提到時只用了一句話概述：“我背上長了一棵樹”（莫里森，1990：15）。對於塞絲來說，提起背上的傷疤便是想起往日的侮辱，她是不想再提起的。保羅·D 處於禮貌和理解沒有追問，作者在這裏設置的懸念讀者只能追隨故事中其他人物的眼睛，一點一

點地揭開它。只到看到白人女孩愛彌·丹芙（Amy Denver）對塞絲的傷痕的描述才真正揭開了事情的真相。

故事中以類似的敘事技巧展示的例子還有很多。這種多重視角的運用對時空進行了一次切割重組：同一個事件經過再現，並且不同的敘述有吻合的部分，於是讀者會覺得是故事的本來面目得到了恢復甚至還原，而這種主動的拼接當然是一種有意義的再創造。莫里森多重視角轉換的敘述方式，使得事件整體通過各個側面含糊其辭地暗示，從而讓讀者通過自己的邏輯性縫合對隱藏於敘事中的主題進行了最深刻的理解。

#### 4. 結語

在《寵兒》中，莫里森通過表層和深層結構的雙重結構以及巧妙轉換人物有限視角的敘述手法，把原本簡單的故事情節複雜化，打破了時空順序，有效激起了讀者閱讀和克服困難的興趣，使他們通過對回憶性的碎片的主動拼接形成對文本意義的再創造。此外，多視角的敘述也彌補了人物內視角的不足之處，從而使小說得以以一種更客觀的敘述方式把黑人的歷史和命運具體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並把人物的個人遭遇上升到民族命運高度，使小說具有強烈震撼力量，這也是她的《小說躋身于當代文學經典之列的重要原因之一。

#### 參考文獻

- [1] 陳法春.“於迂回中言慘不堪言之事——《嬌女》敘述手法的心理意義”[J]. 國外文學, 2000(3):79-84.
- [2] 杜夫海納. 美學與哲學[M]. 中國社科出版社, 1985. 185.
- [3] 申丹. 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 [4] 托妮·莫里森. 嬌女[M]. 王友軒譯. 長沙: 湖南文藝出版社, 1990.
- [5] 韋恩·C·布斯. 小說修辭學[M]. 華明等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 [6] Morrison, Toni. *Belov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作者簡介:** Long Xiumei (龍秀美), (1981.4—), 女, 廣東韶關人。現為湖北省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2004級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2004級研究生信箱,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xiumeilong8104@hotmail.com